



政協通訊

(文史資料專輯)

政協南昌市委
灣里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

一九八八年四月

灣里區文史資料第二輯

目 录

1. 新型的山城——灣里……………郭燕群(3)
2. 铁蹄下的梅岭——日寇蹂躏梅岭罪行录(附录:土匪头子高名定罪恶的一生)……………高际云(9)
3. 抗日战争时的点滴见闻……………石公(25)
4. 云山反扫荡歼灭战……………胡大申(36)
5. 鸡笼山打敌船……………翟辉山口述、钟丰彩整理(37)
6. 麻阳部火并……………翟辉山口述、钟丰彩整理(39)
7. 白石庵除害……………翟辉山口述、钟丰彩整理(42)

8. 麻阳部西山独立情报组的活动……………符平谨口述，钟丰彩、
符开辉整理（43）
9. 抗日战争时我一家的遭遇……………邓纶广（45）
10. 我在抗日时期学习生活回忆……………张近礼（46）
11. 介石先生北伐途经架溪村…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…熊光拱口述，扬刚华、赵帮汴记录整理（49）
12. 从见山楼到酉阳山房——大藏书家陈弘绪……………刘行骐（50）
13. 酉阳山房记……………张启予（53）
14. 杨增华的《紫阳峰图记》……………刘行骐（55）
15. 刘继轶事三则……………张启予（57）
16. 罗亭的今昔……………石公（59）
17. 湾里金融发展史……………袁朝东（61）
18. 湾里地区少数民族情况……………广文（64）
- 政协第二届文史资料委员会及资料征集员名单……………（65）
- 本集责任编辑：汪永坚、张启予

新型的山城—湾里

郭燕群辑

湾里区位于南昌市西北郊，西山山脉中段，地处东经115度37分—115度49分，北纬28度40分—28度55分，东南与新建县接壤，西和安义县毗连，北同永修县交界。总面积为278平方公里。区政府下辖湾里乡、太平乡、红星乡、罗亭乡、梅岭镇、太平垦殖场、梅岭垦殖场等四乡、一镇、二场及站前、向阳、幸福三个街道办事处。

据1976年末统计，全区（不含户口在南昌市内）共有一万六千三百一十户，七万零七百六十人。

湾里区属于赣西北九岭山东端的余脉，为锦江、赣江、尾闾和修河支流的潦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，平均海拔244公尺，主峰洗药坞为我区我市最高点，海拔为841.4公尺。全区可分为平原、岗地、高丘、低丘、低山和中山六类，以低山和丘陵为主。境内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，温度偏低，温差悬殊。年平均气温为14.5—17.6℃，夏季最高气温可达40.5℃，冬季最低气温为零下10℃，年平均降雨量为1730—1920毫米，无霜期一般为200—260天。

境内河港主要有乌源港、洞源港等七条，多为赣江和修河的3—4级支流，总长约为70里，总流域面积为234平方公里，地表年径流总量有2.24亿立米。自北向南流向乌井水和东源水，在汇港桥汇合后，流至贤圃南与自西向东流向的洞源水相汇合，经招贤、长堽流入赣江。

湾里区大部分为梅岭山区，离南昌市仅20公里。梅岭相传因汉代南昌尉梅福，遁世在此修身慕道而得名。这里山势奇雄，异峰突起，林木葱郁、绿竹婆娑、山泉潺流、鸟鸣蝶舞、景致秀丽、气候宜人，素有“小庐山”之雅称，现已列为南昌风景旅游开发区。1986年梅岭旅游人数达9万余人(次)。主要特点：一是山区气温凉爽，比市区低3—5℃，为避暑疗养胜地。海拔841米的最高峰洗药坞，民谚云：“白天不用扇，晚上被搭肩”，夏季平均气温为24℃左右，历年平均气温从未超过27℃，接近庐山，低于浙江天目山和青岛八大关。洗药坞因明代名医李时珍弟子来此山采药而得名。这里有金叉叉金龟、归云洞和曹云石刻等名胜古迹，在此晨观东方日出，夜眺南昌晚景，可谓赏心乐事。新建成的避暑山庄就座落在山上，150个床位，配有先进适用的服务设备，会客室、餐厅、洗澡间及文化娱乐设施一应俱全。游客前来，如同归家。二是自然景观出神入化。肖峰、狮子峰63峰竞秀绮丽；花岗岩镂啄的八大云隐洞造化绝妙；有贵帝乐臣洪崖先生凿井吸水炼丹后成仙而为名胜的南昌“豫章十景”之一的洪崖丹井；有唐茶圣陆羽和宋文学家欧阳修命名的“天下第八泉”等，山洞、石、泉各显神韵，令人流连忘返。三是人文景观众多，古时的西山梅岭一带为佛、道二教建寺观之处，儒家修书院之地，历史名人隐居之所，寺庙观坛，墓塔建筑等古迹遗址达二十余处，著名的有紫阳宫，梅仙坛，老君坛、碓臼石和观音泉，义井甘泉，妙济桥、云堂古桂，千年银杏等。自西汉末年南昌尉梅福退隐梅岭后，葛洪、郑思远、陈陶等名人相继来此隐居修身。唐以后，张九令、张商英、周必大、王安石、张位等五位丞相；欧阳修、曾巩、陈师道、汤显祖等著名文学家；岳飞、刘綎等著名武将，也都登山游览，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句。四是有日臻完善的旅游服务设施，湾里城区面积达19

平方公里，有综合性商场四个，商业饮食及服务网点394个，正在建设的商品街，将以新的面貌迎接广大游客。

湾里区是1970年由新建县、安义县、永修县划入部分社队并由南昌迁厂组建的新城区。16年来，全区人民在区委和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，奋发图强兴建家园，使湾里区从无到有，从弱到强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各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。

1986年社会总产值达二亿零三百一十一万元，其中区属社会总产值8922万元，工农业总产值达7266万元，比1970年增加14.6倍，16年平均增长18.7%，人平国民收入达578元。1987年区属工农业总产值8131万元，其中工业总产值6080万元，农业总产值2051万元。今天的湾里，已成为工农结合，百业兴旺，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城镇。

区属工业建区16年来逐步建立了机械、建材、造纸、化工、轻工、纺织、食品等行业。1986年，区属工业总产值达5325万元，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1978年增长3.34倍，比建区初期增长19.6倍，年平均增长20.1%，工业产值名列南昌市五区四县的第五位。主要产品有：空调设备、纸张（防潮包装纸、卫生纸、普通包装纸）、助剂、针织、制料粉碎机、矿山设备、纺织五金、标准件、石棉水泥瓦等。其中GJ—I型、GJ—II型化验制样粉碎机和实验室回转窑荣获国家优秀新产品证书，梅竹牌石棉水泥中波瓦始终保持省优质产品称号，防潮包装纸也获省优和省优质产品称号。此外，湾里区境内还有市属企业47家，主要产品有电视机、柴油机、鼓风机、建筑机械、电子配件等。

全区1986年农业总产值达1941万元，比1978年增长1.5倍，比建区初期增长2.7倍，年平均增长8.5%，粮食总产量达3777万斤，平均年递增3.3%，比建区初期增长63.7%

生猪发展到31846头，比70年增长1.1倍，年平均增长4.8%，鲜鱼起水量14.29万斤，比1978年增长12倍，年平均增长37.8%。在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同时，湾里区还大力发展多种经营，1986年多种经营产值达1397万元，乡镇企业也有较大的发展，现有机械加工、建筑建材、食品加工、包装、化工塑料、竹木加工、铸造冶炼、交通运输、饮食服务等行业，其工业产值1978年至1986年，每年递增20%多。湾里是全省重点林区之一，通过“三定”和建立林业生产责任制，造林管林面积之大，质量之好，都是前所未有的。全区平均每年为国家提供木材1514立方米，毛竹25万根，林业产值比重由70年的5.3%上升到16.2%，森林复盖率达52%，超过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，城区绿化83年被评为全国绿化先进单位。

教育事业迅速发展，全区现有小学48所，在校学生11420人，比70年增长43.3%，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.1%，教职员工553人，普通中学8所，在校学生4653人，比70年增加2.7倍，教职员工358人，还有职业中学一所，幼儿园26所，辖区内还有江西建工技校、江西无线电专业学校和省银行干校各一所。

卫生机构9个，病床265张，比70年增加2.4倍，专业卫生人员269人，比70年增加97.8%，还有乡村医生38人，农村卫生员和接生员49人，全区平均每千人中有医生3.8人，由于医疗设施的改善，使全区人民平均寿命提高，人口死亡率由70年的7.2‰下降到86年的3.6‰。辖区内现有自然科技人员1016人，其中中级技术职称62人，社会科学技术人员61人，已建立林业、农业、畜牧兽医、农经、机械电子、土建、环境、医药卫生、中医、护理、理科十个学会，科普创作，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及乡、镇、场、街办科普协会

等廿四个科普组织,共有会员878人,有七个工厂成立了科研所(组),仅80—83年全区共荣获省市科技成果奖23项,其中省科技二等奖二个。

湾里区有专业图书馆二个,藏书3.6万册,广播站和电视差转台各一个,影剧院二个,座位2470个,农村三级文化网已基本形成,各乡、镇、街办均有文化站、农村建立134个电影放映点,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。

交通运输事业飞速发展,建区后共修公路65条,全长161.28公里,全区现有公路80条,全长268.59公里,其中城市公路16条,长26.75公里,多数为沥青路面,桥梁九座,计长172.2米,城区公路网基本建成。湾里地区有四路公共汽车通往市内,各乡均有公共汽车直通湾里城区。城区对外公路有四条,往东南的省店公路与赣湘公路相接,往东北的湾麦公路与南九公路相通;往北的湾店公路与巴万公路相交;往西南的公路经幸福水库通新建县石埠与赣湘公路相接。还有一条从南昌齿轮厂处与南浔线接轨的尽端式铁路。

科学文教卫生事业也有较大的发展,全区有市属疗养院一所。

建区以来,湾里城镇建设有了根本的改观,城区经济迅速发展,市政公用设施基本配套,现有城区面积19平方公里,城区现有人口36000人,房屋建筑面积83.787万平方米,其中住宅建筑面积35.812万平方米,每人平均建筑面积7.83平方米,居住面积约4平方米/人。商业、饮食业、服务业、粮店等网点394个,遍布城区每个角落,农贸市场五处,日产二万吨自来水厂一个,五百多亩的公园一座,小巧别致的城区街心公园—翠园一座。

今后,湾里区将以南昌市总体规划为依据,落实湾里区人大通过的“湾里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七五计划和后十年设想”,坚持四项基本原则,切实贯彻改革、开放、搞活的方针政策,充分发挥湾里

的地理优势，大力发展工业，巩固扩大林业，稳定粮食生产，努力伸长两条短腿，积极开辟旅游，把湾里区建设成为经济繁荣，生活配套，科技进步，文教发展，交通方便，环境优美和社会风气良好的新型工业区和旅游避暑胜地。

一九八七年十二月

铁蹄下的梅岭

——日寇蹂躏梅岭罪行录 高际云

一九三七年日寇发动芦沟桥“七七”事变以来，于一九三八年攻打张公渡，分兵两路（一路由新建西山，一路由永修沿南浔线至南昌汇合）侵占北站牛行，成立支坦部队指挥部，分部驻在麦园老下李家村，梅岭也就成了沦陷区。铁蹄蹂躏梅岭长达七年之久，在梅岭这块神圣土地上，日寇奸淫掠夺，抢杀烧劫，胡作非为，其罪行罄竹难书。

一、听谗言东昌遭劫 修工事梅岭被占

一九三八年二月廿九日，上午八时左右，日寇驻扎在麦园老下李家的支坦分部，听了袁少安（现梅岭镇袁家村人，地主，曾与东昌村黄祖铎有旧隙，因而讨好日寇，唆使报复）的假情报，说东昌村中国兵大大的有。于是日寇带着一队人马，由高坊村直扑东昌。当时东昌村也早闻风信，听说日寇要侵犯东昌，委派了廿余人在家负责接待，并准备了酒宴。谁知日寇一进村庄，便不容分说，将廿余人一个个用铁丝穿手掌或琵琶骨、后脚掌，全部拖到黄祖悼的老土库里，大门用锁锁上，除有个名叫黄木保的人，身中七刀，因只用铁丝穿了脚掌，手忘了缚，所以用手掰开铁丝，打开巷门逃脱，（后在罗亭上坂周家还是被日寇所杀）。其余的人均被日寇活活烧死。

当时日寇在每栋房子蘸上汽油，点燃火把一个上百余户好端端的村庄，不到六个小时，全部化为灰烬。廿余名死难者是黄祖阶，黄祖

华、黄祖芙、黄祖贵、黄祖惠、黄祖茂、黄宜俊、黄宜宽、黄家琳、黄祖官、黄祖马，以及几位外地人陈怀笔、程麻子、杜文先等。

火烧东昌以后，日寇便乘机侵占了梅岭，在店前设立据点。将妙泉村对面二座山头（案山及梁上燕山）所有竹木全部砍光，山上所有祖坟挖出夷平，取石叠堡，强征劳力百余人，自带粮食和工具，由日寇亲自指挥监工，修建炮楼战壕。稍不听话，便是一顿拳打脚踢，有的甚至活活打伤致残致死。妙泉村有位诚实农民高贤字，由于抬石头，稍不留心，石头滑下恰巧压在一个日寇监工脚上，这下惹发了黄蜂窝，一伙日寇，蜂涌上来，一阵拳打脚踢之后，将双手反绑用小麻绳捆紧两个大拇指，吊在一棵苦栋树上，一直弄得死去活来，后来贤字八十余岁寡母下跪叩头求情，才免一死。

经过一个多月紧张施工，一共修筑炮楼五座，战壕约二千余米，拆除民房三栋（弋阳老、李和雪、高包里三家），将方园近三华里山头全部用铁丝网穿罐头瓶圈好，来往行人只能限定在日寇所设关卡（即如今标六厂宿舍处）规定时间（上午八时到下午五时）通过，如发现绕道而行者，则以私通中国兵论处。

日寇在店前设立据点以后，便对人民实行残酷统治，血腥镇压。

二、维持会左右逢源 保四科敌后抗日

日寇为了巩固统治政权，于一九三八年四月间成立梅岭地方维持会，维持会全称是“南昌市乐化区桃花乡梅岭地方维持会”第一任会长是高定帮（本文作者祖父）副会长高有成（西昌分场高石泉父亲）文书毛风鸣（铜鼓县人据说是地下工作者）会址原设在桥头李家祠堂（现梅岭镇政府所在地），不久便迁高氏宗祠内（即刘继府）其所管辖范围，东至申、袁家、高坊王家，南至埭上刘家及朱岭大小砂田，西

西至太平桐源龚家、简家，西昌、小岭，北至紫阳，茶岭，下辖十一保，自然村为一个甲。维持会工作人员，每月津贴大米七十斤，保长每月津贴大米四十斤，甲长每月津贴二十斤，由各甲长负责摊派交齐。维持会每天要向日寇驻在店前警备队供应鸡蛋、毛猪、活鸡以及炭柴等，如有特殊情况未交（在不可避免情况下）要立即向日寇反映，发现有隐瞒或欺骗的行为，就有性命危险。白天应付日寇，替他办事，晚上还要接待一些游兵散勇，以及国民党设立在敌后的抗日武装，还有一些土匪部队。

维持会成立后的第一步工作，是颁发良民证，从十四岁到七、八十岁的不分男女每人要照免冠照片二张，良民证上要标明本人籍贯、年龄、文化程度、某保、某甲，外出必须随身携带，否则以“坏人”论处。

维持会人员当时换了五届，基本上是：日寇换防维持会换人。第一任日寇队长是北支雄。第二任会长熊宗柏（太平架溪村人）高扬赵（西昌分场土库村人）符开泰（湾里人），日寇队长是北田。第三任会长是胡美菊（南昌县人）李崇山（太平江家湾人）傅朝印（梅岭瓦窑村人）高贤佳（西昌玕围村人）第三任日寇队长是黑田。第四任会长张弟凤（梅岭镇小砂田人）王令咸（梅岭王家人）高扬简（西昌土库村人），第四任日寇队长是吉川。最后一任会长王令发（梅岭王家）王孝全（梅岭村十一组社员，尚健在）高扬巖（西昌郭坪村人），日寇最后一任队长是田中，（在妙泉村我家签署无条件投降协议书的就是他）。

就在日寇在店前修筑工事，侵占梅岭后，国民党第九战区罗卓英委派营长童济南（营部扎在湾里田铺胡家）部下鲁赞周、吕靖和等人在麻里沙设保四科，同日寇暗中周旋，电台设在现今避暑山庄洗药坞，

在夜间经常骚扰日寇，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，日寇只能对无辜人民进行血腥报复。

三、埋活人血腥镇压 苛税捐民不聊生

一九四〇年三月间，南昌县一个流落在梅岭的名叫高水宽的人，被收留在维持会当会丁兼煮饭，该人平日嗜酒如命，一天晚上，喝得醉薰薰的跑到日寇驻地去报告，说朱岭（现立新村）“大大的中国兵有”。弄得日寇队长北田带着一大批人马，连夜爬上鸡公岭，骚扰了一个整夜，连中国兵毛也没抓到一根，第二天日寇得知上当受骗，当即窜到维持会，将万水宽，以及保长高名正二人五花大绑，押赴刑场（现梅岭镇门口油库前面）命令妙泉、店前附近全部男女老幼反手站在刑场四周，残忍地要这二个人自己挖好坑，跪在坑旁，北田一声令下，第一个被踢下坑的是万水宽，一面盖土，他一面还在坑里滚动，站在四周群众人人无不泪下。

当日寇下令埋第二人（高名正）时，全体群众不约而同地个个跪在北田面前，一面哭一面求饶，折腾了将近半个多小时，日寇才赦了高名正。但还规定了一个条件，不准他擅自离开维持会半步，吃住要在维持会，出了任何事情，今天到场群众，全部都要遭殃。

还有一次，一个名叫李传东的，因爱人得急病，急需到礐上村老聂家里捡中药，由于日寇关卡已关闭，只得绕道走猪头山脚下老路上去，被站岗日寇发现，药没有捡成，反被日寇站岗哨兵带到警备队，用尽了酷刑，吊了足足大半夜，要李招口供，等到第二天天亮去讨保时，人已经被活活吊死，连尸体也不准家属抬回，就命令三个苦力给埋了。

当时日寇把梅岭人民的生命当成草芥，任其宰割，弄得人人惶惶

不可终日。就连过时节日子，爆竹也不能放一声，就这样死气沉沉的，度过了八年。

在血腥镇压的同时，对人民苛捐杂税，弄得民不聊生，每天要维持会向各保摊派毛鸡、猪肉（剥皮）、鸡蛋、柴炭、蔬菜等等日用品，由民伙送到维持会，再由日寇司务官派人来领去，风雨无阻，稍有怠慢，就难免遭受皮肉之苦。

柴米油盐是人类生活中必需物资，而在日寇统治时期，食盐贵得简直令人不能相信，一担半谷只能买到一斤盐。维持会每人每月供应二至四两，甚至还没有，连盛了盐的麻袋、再用开水煮洗，沉淀后再行食用。当时还有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到后方（国民党管辖区）贩盐来卖，牟取暴利。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事情，如一经日寇发现，是格杀勿论的。

当时疟疾瘟疫流行，人人面黄肌瘦，据我村（妙泉）当时统计，全村男女老少，没有一个人没患过疟疾的（打摆子），每一个人身上都生过脓疱疮。我祖父是一名中医，家里每天来看病的人真是门庭若市，接应不遑。一九四一年妙泉整个村庄只有一百八十二人（现有五百六十余人）当年患各种疾病死亡的，就达卅余人。

四、捉高鶚误毙习信 招口供扬洒丧生

高鶚（外号疯子，西昌分场马坑村人）在国民党保四科任职，一九四二年五月间，他身穿长衣马裤，头带礼帽，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，腰间里还插了一支白朗令手枪。原计划来我家看望他父亲（高步升先生，在我家教私塾）。在维持会门口，正好碰上日寇警备队队长黑田，日寇当时很是怀疑，便问维持会会丁高扬洒（小名车子，马坑村人）认不认识他，高扬洒点点头说：“他是大大的好良民，是教

书的先生”。黑田也就相信。互相打了一个照面就走了。不料高鹗这人很不沉着。黑田走妙泉村村口大路，高鹗走花园后面小路，两人正好又在现在梅岭村委会门口井边会合。高鹗在前黑田在后，相隔仅仅十多米远，高鹗不自然地加快步伐，于是腰间显露了一支硬梆梆的东西，黑田犹豫地站在井边的分路口上高声叫他站住，好在黑田当时没有带枪，又是一个人，也怕吃亏。高鹗当时不但没有站住，反而跑到大窝园跑到树林里去了（现油榨对面），黑田恼羞成怒，即跑到店前把站岗鬼子一齐叫出追赶，几个日寇追到涂家王下（现垦殖场基建队处）正好碰上家住下小东高习信（高朝襟父亲）等四人被迫高鹗的日寇发现，叫他们停止不要跑，他们四人认为距离较远，毫不在乎，仍然继续奔跑，日寇当即开枪瞄准射击，当场击毙两人（高习信和一名吃糙米的）两人侥幸往紫阳方面逃脱。

日寇过巷近前一看，见击毙的不是高鹗，于是兵分两路，一路去找高习信家属，一路到维持会找会丁高扬泗质问，因为高扬泗也早知东窗事发，早已逃之夭夭（事后曾在高鹗名下当差，后仍为日寇所害）。

这下事情愈闹愈大，日寇忙派一部份人到高习信家将全家男女大小绑赴警备队。严刑拷打审问，中国兵在什么地方？他们再三哀求解释说是抓去带路的，硬是解释不清楚。经过三天三夜，严刑拷问，一无所获，他们全家老小，已折磨得奄奄一息，才通知维持会来人具保假释，将他们全家抬回来，只能在维持会，听候处置发落。另一部份追查高鹗为人，把维持会全体人员叫拢，迫着要交出高扬泗，维持会全体人员只得带着日寇到扬泗家里来要人，好在扬泗只有七十余岁老母一人，耳聋目眩，一问三不知，日寇也就无可奈何，只得不了了之。

真是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事情不到半年，由于高鹗和岭外商岭

杨安良勾心斗角，发生内讧，杨利用当时食盐奇缺的情况，以食盐作诱饵，指使一名亲信，叫高鹑来商岭领取一批（两千斤）食盐，高鹑信以为真。

当高鹑带着几名随行人员，一到商岭指定地点，就被事先埋伏的日寇抓获，押送到日寇驻在瀛上宪兵大本营（监狱）。在严刑拷打下，招认了自己的身份，并将日寇带到自己驻扎地马坑村后的油丝坑山洞里，（当时为了安全有新、老两洞）他认为保四科的人在新洞办公，便将日寇带到老洞，由前所说的高扬泗看守，谁知保四科的人已由新洞搬迁到老洞，当高鹑领着日寇来时，在洞上面的人已先发现，全部逃跑了。可怜留下高扬泗一人在下面洞里，束手就擒，这次日寇据说缴获电台一部，大小枪支廿余支，以及弹药等不少物资。

不到一个月，将近年关，高鹑又招认了在马坑的全家姓名，于是日寇将他全家（父亲高步升、弟弟高扬论，爱人及弟媳等）押到店前警备队，严刑拷打，还用警犬乱咬一阵。一些老弱妇孺，从未受过这种酷刑，真是哀号震天，惨不忍睹，当时没有一个敢去求情的，后来由我祖父设法利用日寇一名营妓田金花，在日寇面前求情，不几天才将几名妇女放回，留下他父亲、弟弟两人，继续拷打审问，十天以后，也是时近年三十夜，经具结保释，日寇才答应将他父子两人留在我家不能回家过年。步升先生到我家里，已是奄奄一息。高鹑和扬泗两人，一直下落不明，尸骨落于何处？至今不知。

五、施巧计修德丧命 袭敌营官生受伤

一九四一年中秋节，日寇驻牛行北站支队部队上佐修德奉命来梅岭清山扫荡。当时驻扎在店前营房日寇有四十余人，队长是北田，由维持会几名成员陪同，由我祖父接待，在我家痛饮一番后，谈及他这次

来梅岭目的，加强日中亲善，肃清土匪，建立王道乐土等等一类鬼话，我祖父同样敷衍了一番。待日寇酒醉饭饱归队后，立即叫会丁高贤河，通知保四科吕靖和、鲁赞周等人，秘密议定由日寇密探李和栗（本地人，实际是两面人物）带路，选定在太平李家的险要路口设伏歼灭日寇。

第二天（十六日）日寇修德身跨红鬃大马，后面跟随七十余名士兵，在李和栗的带领下，向太平李家打掠清山。李和栗扛着日寇太阳旗引路（约定了不打扛旗的人）沿着羊肠小道前进，走过外石村，由于山峻路陟，修德坐骑马失前蹄被摔下，只得步行，大约于正午十二时左右，走进伏击圈。李和栗把旗高高举起，显示目标，于急转弯处，趁日寇不备，箭步窜入山洼，埋伏在太平村口肖桐坑的保四科部队，架起两挺轻机枪，交叉扫射，第一个中弹身亡的，就是修德。日寇被这突然袭击，弄得惊慌失措，狼狈逃窜，加之四面又是污泥泛田，跌下爬不出来，当场死伤过半。由于当地村民已全部疏散，连人影也找不到一个，日寇只得自己抬着同伙的尸体，垂头丧气回店前。

战斗一结束，牛行支坦部队当晚接到了电话，第二天一早，便开来十余辆军用大卡车，装着全副武装日寇，在店前一下车（因当时公路只通到店前）便向太平飞跑前进，从上湾、下湾村开始放火、外石、团山、丁家山、七方、太平李家等七个村庄，成了一片焦土，就连厕所也烧了，（人早已疏散，没有捉到一个）这是对日寇进驻梅岭以来，一次最为沉重的打击。

可笑的是，后来日寇北田来我家，摇着大姆指对我祖父大加赞赏说：“太尊（称呼）的情报顶好顶好的，太平中国兵大大的有，由于我的大意没有提防，日本太君大大的死啦死啦的有”。

日寇受了这次打击以后，游击队军威大振，经常对日寇骚扰。特别是鲁赞周胞弟鲁官生（歧桥镇赤府鲁家），带着一伙人，经常趁漆黑夜晚，偷袭敌营。记得在十一月间的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，带着他的侄子鲁国强（赞周长子，四八年去台湾）等一班人，来我家打招呼，今晚来劫敌营，并向我一位堂伯高名汁（是日营房挑水伙伕）了解兵力部署情况。堂伯将一切情况详细告诉了他。最后决定了一个作战方案，首先摸掉日寇外围一个岗哨（现标六宿舍处）切断电话，然后进入营房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同时还商定了撤退时，选择了没有村庄的黄牯巷（原通往陵上刘家的一条老路）方向退却，以免留下后患。到深夜一点时，离开我家悄悄行动，这个任务由官生叔侄两人先摸敌人岗哨，他两人由李家（镇门口）下港，经礅上小港而上，（现商品街桥边）猫着身子慢慢爬上田塍，后面接应人员，分散在沿港四周，只等他俩把岗哨钉子拔掉后，便一拥而上，乘虚直入大本营。谁知鲁国强年轻性急、在剪铁丝网时，因响声太大，惊动了岗哨里面两个鬼子，一个用手电筒照朝着港边射来，一个摇电话通知营房鬼子。鲁国强沉不住气，迫不及待向日寇开枪，官生也就把手榴弹甩向岗哨。夜战就这样打响了，日寇营房鬼子，全部出动，进入战壕，胡乱放枪，官生这伙人按计划朝着黄牯方向撤退。不幸鲁官生被流弹击中左腿负伤被人抬到湾里去了。

日寇接二连三地遭受到打击，一到夜晚，更加加强防守，不敢擅离半步，陵上刘家也就是在这次战后烧得精光。

鲁官生经过治疗伤愈后，继续带领一班人马，在梅岭一带和日寇周旋，当时当地人民对他评价很高。解放后，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得到平反，定为起义人员，推选为新建县的政协委员。于今年病逝。